



和名
1602
6



和16
1602
卷6



柳文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
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
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
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
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
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

卯文

卷之二十三

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弟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印以不勝任嚼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勅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允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允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旣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文 卷之二十三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
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
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
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
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
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戚於貌不悻於心樂以
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
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
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
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潤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灘

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
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
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
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
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
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
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
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

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
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
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
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
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
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
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檠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
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
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
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訟撝謙如此其可患乎
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高陽齊據者皆

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竊
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
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
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
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
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
不得犀兕而刺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
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
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于孔氏高
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
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
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方之于釣者絲綸不屬喙
甚直嗜有美餌者而缺望獲魚之慕則善取者皆指而笑
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

柳文 卷之二十三
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于學爲文無謬悠
迂誣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
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
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
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
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
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
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
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劔而盟者皆
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于是行乎
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耻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屬如

志邁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
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
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尙進士故凡天下家
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
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尙又舉移而從之尙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
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
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
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

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敘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隱而未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是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幸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厲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

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惡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閤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

柳文卷之二十三終
眇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
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
交游文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
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
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文卷之二十三終

柳文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
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
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乏
庾釜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
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
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宏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一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

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

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此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

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尙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尙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僂人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

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

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擗捭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紕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甍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

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尙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

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于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直陵丈證二切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

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
鱗介生羽翮夫豈赳赳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旣委廢於世
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
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
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
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
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
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
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
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
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
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
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

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旣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邱陵大江連山其
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
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已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
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旣醉克已
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
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
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
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曰鋤理二曰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洞于泫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洞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洞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

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

柳文卷之二十四
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卷之二十四終

柳文卷之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曰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古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宏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

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各有不諾者以氣排

柳文 卷之二十五 三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媀媀偷一日之容以
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
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
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
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
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
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
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
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
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

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
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
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
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
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
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
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
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
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
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仇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邱農楊君者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去聲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垂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

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

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即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閱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

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瀧水窮南越以臨
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音憑
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居京師二十三年
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枝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
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
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遠於
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設行
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
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
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
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
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
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
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
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
學浮圖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

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蒹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化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
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被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
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躡偉長德璉之述作
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
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
不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
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

與折 同 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羣有之夥

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
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
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
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
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
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
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眾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
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

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

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暲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暲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暲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暲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墓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弛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

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語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尙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

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
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脩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
礙夫然則與夫憎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
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于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
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遨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
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
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
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
文儒事矣又遜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
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
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
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
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
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
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昇之

送元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
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
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元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意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旣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追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祝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柳文卷之二十五終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柳文卷之二十五終

柳文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

柳文

卷之二十六

一

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竿琴瑟戛擊之樂篥音箭篥音箭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音蘇俎豆醴苾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簠扑于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

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

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
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
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
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
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
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
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
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
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
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古雅切
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

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悖
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于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
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
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
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
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尙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豳音之地秦作四十一縣豳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旣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

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壘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爲之記云

蓋屋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

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脩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義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

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于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于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

柳文 卷之二十一
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
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
吏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
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
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
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于千里之內九重自萬年
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
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

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
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
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
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
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
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
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
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
其飲飫餼饋咸出于豐給繕完築復必歸于整頓列其田
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存出納奇贏之數勾
會考校之政大厯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

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
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
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
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
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
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
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
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脩其職故
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

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
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
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
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
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饋
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閣階序不可與
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
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
泉池于其東隅奧廡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

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
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
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
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
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旛旛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
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
卉裳芻衣胡夷蜚音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
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醜盜之齊均飫千卒士興

于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
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
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
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
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
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脩容之地
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

柳文 卷之二十六
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
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
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剖
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
院宏我舊制高其閤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脩古典至
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
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
時事脩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
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遞之役川流環運以
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
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

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朗寧之能政也惟
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畧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
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動
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
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
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
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尙書是年四月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驚老童鴛填溢
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

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拉即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餽音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瀟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僦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音本音鋪之下易其朽壤乃闢乃懇乃宜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

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
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
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
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
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
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
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

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
類以從于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愆且
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
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
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
竭其餽饋者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愆且誣歟賢
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
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
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柳文卷之二十六終

柳文卷之二十七

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宏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邱陵林麓距其
 涯垣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塊焉
 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
 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号之堂成而勝益奇
 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
 之松柏杉櫛音諸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
 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
 禮貢之澤官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

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摠統以至
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宏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
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
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宏農公刺潭得
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
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

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

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

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音離水水之中曰訾音紫氏之洲

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

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草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俾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於間音闕壤伐惡木荆奧草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

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

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

卯文 卷之二十七 二

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
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
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
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
以夜列星下布潁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
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
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
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
闕闔音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
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

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
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
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出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蟲巨
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
詭狀綺錯錯蓋天鍾於是 unlimited 于遐裔也然以壤接
荒服俗參夷音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心齒不及巖
徑音條登探音以爲嘆音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
于戶音天其德及故信孚信孚致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

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墜繩之塗作我改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鱗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攀絲桐目送遠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園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絕巘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蠡之瀏音溜如旣焚旣灑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

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藜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

翦焚榛蕪決滄溝蕙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音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劾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隴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閩

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
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
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穡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
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
還愁痛笑歌迎租匿役朞月辨理宿嘉藏奸披露首特暇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
不聞鼙鼓之召雞豚梲啗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
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穡
藩驅羣畜決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
嘉木美卉垂水聚峰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
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
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
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
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
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于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
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
乃選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文卷之二十七終

柳文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
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
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
曰曠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上石蒙烈以爲不信起
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
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
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
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柳文

卷之二十八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衍文
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
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
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
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
邪敷和于下州之罷音波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
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

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
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
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又曰淫祠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
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
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
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
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髻童之跼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
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

公闢其戶我子泊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
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
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
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
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
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耳戊盟
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

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
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
者之至于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埤伏灌莽迫遽廻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繪以茂樹繁石穹若洞谷蒼若
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
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
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柟之植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蒼蔚步武錯
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往往以遠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濤昏遁
去茲邱之下大和不遷茲邱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
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
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
之益高地爲之加闊邱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
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
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
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
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
者爲果礙耶今之闕之者爲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
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

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

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禱而易殺傲化而佃音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

史柳宗元始至逐神於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
之廣大達達橫術音遂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
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
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
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
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
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音繩治事僧曰退思
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脩淨土音杜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鴛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

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爲飾其人無有
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
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
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
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畱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晷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
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
下始復理焉上人者脩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
事與理並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闢後

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胥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胥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我不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胥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音鑄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音冒禹紂音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音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柳文卷之二十八終

--	--	--	--	--

